

她用GPS定位 定丢了老公

在济南某个高档住宅小区里,有这样一位妻子,因为坚信“爱情也会长腿”,她通过GPS卫星定位系统,24小时监控丈夫小汽车的动向。在她高科技的监控下,丈夫的行踪尽在掌握中。然而,她掌握了丈夫的行踪,却无法抓住他的心,最后还是弄丢了爱情。

他把车上的最佳位置留给爱人

罗笛原是济南一家医院的护士,漂亮、温柔的她期待那种令人心动的爱情降临。1995年7月,住院部来了一个年轻的病人,他虽然在车祸中伤了腿,却不时要拄着拐棍,去回那个不断响起的BP机。罗笛对他的职业充满了好奇,偷偷查阅他的病历,发现单位那一栏里写着电脑公司。那个时候电脑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就是高科技的代名词,罗笛觉得他很了不起,因此在护理中给予了特殊的关照。

青年叫朱时健,山东大学毕业生。他特别感激罗笛对自己的关心,出院后,他真诚地追求起罗笛。

1996年,朱时健买了一辆车,当他开着车出现在罗笛的同事面前时,罗笛充满了自豪感。可是,朱时健从不让罗笛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,总是让她坐后排。有一次,有同事对罗笛说:“昨天看到小朱了,开着车好威风啊,怎么没看到你呢?”罗笛感到万分委屈,因为她当时正一个人默默坐在后面呢!罗笛表示抗议时朱时健却说了一句:真正的好丈夫,在驾车时是不会让妻子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。

有一次,罗笛到朱时健的公司去找他,却看到他的前座上下下来一位漂亮女孩,她顿时生气,竟怀疑朱时健没诚意,不愿公开恋爱关系。此时,朱时健跟她讲了那次出车祸住院的原因:那次,他跟一个朋友开车到郊区玩,朋友的妻子坐在副驾驶位上,他坐后面。没想到车在半途中突然遭遇追尾事故,朋友本能地往左打方向盘躲避危险,可突然又意识到这样会伤害到妻子?于是又猛然往右打方向盘,试图将生的机会留给妻子,可朋友的反应速度最终没能跟上车的速度,结果夫妻俩双双丧生,坐在后面的他只是腿受了一点轻伤……

朱时健说完问罗笛:“假如是我们遭遇这种事情,你希望我往哪边打方向盘呢?”罗笛傻了,如果是她遭遇这种选择,她会毫不犹豫地生的机会留给朱时健,于是她说:“我希望你往左打!”朱时健看她的目光更深切了,他拥着她:“不,我要你永远坐我的后面,万一有事,我会心无旁骛地选择生的方向,因为我知道,我的生存也是你的生存!”

听了这深情的告白,罗笛感动地扑进朱时健的怀里。

1996年9月,两人举行了甜蜜的婚礼。1997年12月,他们的女儿降生了。与此同时,朱时健以一家三口姓名的最后一个字为组合,注册了自己的电脑公司。

朱时健比以往更忙了,经常早出晚归,罗笛则专心在家操持家务。朱时健的生意进行得非常顺利,十几年来,公司规模日渐扩大,他的车也换成了本田。2009年,女儿上了寄宿中学,罗笛终于从照顾女儿和对丈夫的担忧中解脱了出来。

人到中年信心不足,她用GPS跟踪丈夫

闲暇的时候,罗笛在居住的社区里结识了一群在家清闲的女人,每天在一起喝茶聊天打发时光。有一天,住在对面楼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将丈夫刺伤而被拘留。罗笛了解到,这个女人是因为发现丈夫在外面有孩子才失去理智的。罗笛隐隐也有些不安了。

2009年“十一”期间,罗笛正呆在家里,一个朋友给她打来电话,问她是不是也在逛商场。罗笛感到奇怪,对方说在停车场的入口处看到她丈夫了,她以为罗笛正在车上呢。同事的电话引起了罗笛巨大的怀疑,她立即给朱时健打电话,问他现在在哪儿,朱时健却说正在和人谈合同。罗笛放下电话,心凉了极点:天哪,他分明在骗我!

罗笛再也呆不住了,她要找到一种方法随时了解朱时健的活动。罗笛首先想用老公的身份证去查看通话记录,可朱时健的身份证总是随身携带。随后罗笛想,查通话记录只是控制男人的耳朵,既然爱情会长脚,就想要想办法将男人的脚绑住,这样爱情才不会跑远。

如何绑脚呢?她突然想起了前几天看的一则电视新闻——有个年轻的出租车司机,利用GPS卫星定位仪协助警方成功地从绑匪手里解救出了开出租车的父亲。一个大胆的想法在罗笛脑子里产生了,既然车就是朱时健的脚,如果在他的车上装上类似的GPS,不就可以随时监控他的去向了吗?罗笛立即行动起来,她瞅准朱时健出差的机会,给车子装上了GPS,并设置了密码。

由于这种GPS装的位置极为隐蔽,朱时健回来后,并未发现异样,当他第一天驾车离开时,罗笛感到既兴奋又紧张。当天,罗笛就打电话查询,发现朱时健的车整天都停在公司。罗笛不禁有点愧疚,觉得自己是不是做过了。

很快,这种愧疚感就消失了。下班时朱时健打来电话,说不回来吃饭了,晚上有应酬。从晚上7点半开始,罗笛每半个小时都要查询一次,然后再装作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的样子,不断给朱时健打电话,以验证他说的地方跟监控中心提供的位置是不是相符合。从7点半到9点半,监控结果表明他在历下区某地,这跟朱时健说的某个餐馆的位置相吻合。

可是9点以后,问题就出现了,朱时健说他在一个咖啡馆,而且对罗笛不断打来的电话口气很烦,而监控结果表明,他所在的地方并没有朱时健所说的咖啡馆。罗笛迅速打车赶到停车位置,却发现这是个小区,再打电话时,朱时健已经关机,罗笛断定,他一定在某个女人怀里。

此后,每当朱时健深夜还不回家,罗笛就开始查询,当发现丈夫说的位置和监控中心说的不相符时,她就打车直奔停车地,然后风雨无阻地守在门外,看朱时健跟谁一起出来。由于长期处在精神紧张状态,以至于即使朱时健在家的日子,她也会在深夜醒来,然后再也睡不着,时

间一久,她的身体越来越差。

心生厌恶,丈夫要阴谋逼她签离婚协议

随着查岗的电话越来越多,不胜其烦的朱时健开始有意不回家。有一次,罗笛追踪至一家酒吧,看到丈夫和一个漂亮的女士一起,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冲上前去,对着万分惊诧的女人说:“我用了几百袋洗衣粉,烫了几千次衬衣,做了上万顿饭才换来他今天的成功,你若要是想从中摘果子,我就和你拼命!”

不料对方莫名其妙地望着朱时健和罗笛说:“对不起,为了不影响您和太太核对到底用了多少袋洗衣粉,我先走了!”

因为罗笛的搅局,朱时健追踪了很长时间的一笔大业务告吹了,他长叹一声,甩掉罗笛独自离去。

这以后,朱时健压根就不回家了。朱时健不回家的时候,他的车子始终停在公司,这让罗笛颇为安慰。2010年6月上旬的一天晚上,在查到车子依然还在办公楼下时,罗笛来到丈夫的办公室,想跟他和解。不料办公室里一个人也没有,大楼值班人员说朱总从来没睡过办公室。罗笛一听,差点晕了过去。

第二天,罗笛来到朱时健的办公室,说自己想到公司做财务。朱时健拒绝,罗笛不依不饶地堵在门口不走,朱时健只好松口。

过了几天,朱时健突然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,说车子被盗了。他黑着脸一会打电话报警,一会找保险公司。罗笛看着他心里一动,他毕竟还是认家的,出了事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家,一种被信任感油然而生,于是她脱口说出:“不着急,我有办法!”她一个电话,打到监控中心,那边反馈说车子正在往出城的方向走,罗笛拉上丈夫夺门而出。她拦住一辆出租车,问对方有没有GPS,第一辆车说没有,再拦一辆说有。罗笛就拉着丈夫上去了。

一路上,罗笛一边摆弄手机,一边叫丈夫通知警察,叫警察赶紧去围截小偷。接着她又通过电话,指挥出租车司机一步步朝车停的地方靠近。车子很快找到了,警察说他们赶到时车里空无一人,罗笛不无遗憾地说这个小偷跑得真快。

回来的路上,朱时健叫她坐在前排,将事情解释清楚。罗笛将装GPS调查他婚外情的事说了出来。朱时健将车子开得飞快,一边开一边说:“我受够了,离婚!你若不答应,我就将车撞过去!”罗笛吓坏了,以为朱时健说气话,只好连声说:“我答应,我答应。”朱时健将车停了下来,从包里拿出离婚协议,逼着她签字。罗笛一看傻了,她不想签,朱时健又要开始踩油门,罗笛只好签了。朱时健在协议书里,还抢走了孩子的监护权。

事后,罗笛才得知,朱时健在她第三次追问去向的时候,就发现了车子的秘密。有那么一段时间,他还期望罗笛良心发现,拆除GPS装置,可是罗笛越做越过分,他万分失望,终于将爱情给了另一个女人。而这丢车的戏,就是朱时健一手策划的。 杨燕



雷字鱼雷艇后被改为水警艇

80多年前一起血案 差点让澳门提前回归

愤怒华人包围警署

1922年5月28日晚7时许,澳门果栏街。一个中国女郎在绸布店台阶上等待黄包车,亭亭玉立,她那秀美的面容引得一旁的一个葡萄牙黑人士兵垂涎三尺。

女郎发觉了葡兵的淫邪眼光,鉴于曾有女同胞光天化日之下受侮辱的先例,为防不测,女郎走下台阶,穿过马路,进入弄堂准备离去。色胆包天的葡兵尾随而来,至灯光稍暗处一跃而上紧紧搂住女郎。

“救命啊!快抓流氓!”女郎边惊呼求救,边奋力抗拒。“瑞记”剃头店学徒循声望去,见葡兵调戏我同胞,不禁怒火中烧,操起一根门闩冲了过去,对着葡兵背上猛击一记。葡兵又气又恨,丢下女郎恶狠狠扑来,两人扭作一团。

这时,店主周苏赶来为徒弟助战,打得葡兵拔腿向新马路警岗逃去。周氏师徒紧追不舍,身后是一群闻声赶上来的华人,捋袖抡拳,一片喊打声。岗警狂吹警哨,立时涌上来七八个警察,将周氏师徒扭住,不分青红皂白,横拖竖拽到附近的瑞安码头警察署关了起来。

葡兵当街侮辱我同胞,仗义救助者反被拘禁。消息传出,华人群情激愤,数百人聚集在瑞安警署外,大呼放人。

澳葡当局血腥镇压

29日凌晨,澳门60多个华人公团,上万人浩浩荡荡地涌向瑞安警署,将警署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警署里的华人探长刘康善隔着大门叫喊:“署内警士已十几个小时未能吃睡,总署已调一个中队前来换班。为防发生误会,请同胞们迅速撤离。”门外高呼:“先放人,不然绝不散队!”更有的破口大骂:“为虎作伥的走狗!”

刘康善恼羞成怒,凶相毕露:“老实告诉你们,总署已有指令,殴打兵士之暴徒,须军法审判,想放人?做梦!”

“走狗,滚开!”怒吼声中,砖石从天而降,吓得刘康善缩头缩脑,跳进屋去。

署督为防接班的军警在途中受阻,打电话告诉他们改走水道。公团领袖们早有防范,已调集人马去码头边“恭候”。果然,两艘满载葡兵的汽艇靠岸登陆,刚踏上马路,华人“呼啦”涌出,重重叠叠围成一道铜墙铁壁。葡军弗利中校挥挥手枪大叫“让开”,人墙纹丝不动,弗利又吼几声,回答他的是无数愤怒的目光。他再也按捺不住,举枪就射,不料子弹瞎火,正欲退弹再上膛时,华人冲了上来。“开枪!”弗利声嘶力竭地嚎叫。

排枪齐放,华人纷纷倒地。葡兵趁势涌来,一场混战展开。不断有华人倒下,死47人,伤13人,尸首相枕,血流满地!葡军做贼心虚,残忍地将尸体装船运走,抛进大海,妄图毁尸灭迹,并大造舆论,诬称葡军在执行任务途中遭乱党袭击,伤亡多人,被迫进行自卫。

孙中山命令陆海军严阵以待

就在“五二九”大屠杀的当天,60多个工、商、学界的团体联合发动全澳华人罢工、罢市、罢课。立刻,工厂关门,商店停业,学生离校;车船不动,电灯熄灭,众多华人索性去了内地,澳门陷入了瘫痪状态。

澳葡继续采取高压政策,宣布澳门全境戒严,封锁关闸,禁止华人去内地,又封闭了参与抗暴的68个公团,胁迫复工、复市、复课。公团领袖们义正辞严,要求取消戒严

回眸80多年前的澳门“五二九”大血案,可知处在殖民统治下澳门同胞的耻辱与灾难,也可知澳门同胞反抗外来侵略的勇气,以及一代接一代争取回归祖国的不懈追求与斗争。

令,开放关闸,恢复公团活动自由,严惩凶手,赔偿损失。

为取得内地声援支持以壮大斗争力量,澳门各公团领袖联名致电广东军政府及广州外交后援会,要求军政府派巡洋舰进入澳门,保护华人生命安全。紧接着又派代表前往广州,谒见军政府非常大总统孙中山和外交部长伍廷芳,再次请求支持。孙大总统慨然应承:“澳葡当局倒行逆施,视我同胞生命如草芥,激起天怨人怒,政府绝不会袖手旁观,日内必有行动。”

孙中山言出行随,广东军政府在军事上、外交上双管齐下。6月1日,照会葡萄牙驻广州领事馆:所有事件经过及结果,应由澳门督府完全负责。与此同时,军政府调“雷震”、“雷乾”鱼雷艇两艘,开赴香山水面,停泊前山;又派出一个精锐营往前山协防,与海军互为呼应,作为对澳葡当局的示威警告。

广东各界与军政府紧密配合,一连两次在东园召开声势浩大的“国民对葡大会”,通电全国抗议澳葡暴行,向葡萄牙领事馆递交了《抗议书》。又吁请军政府采取军事行动,以武力收回澳门。

广东军政府鉴于澳葡当局顽固不化,趁着可用民心,再作有力举措,向葡萄牙领事馆提出三项严正要求:所有葡军黑人士兵撤离澳门;对死伤华人赔偿道歉;永远禁绝澳门赌业与鸦片业。而葡萄牙领事馆无礼而又狂妄,竟宣称葡军枪击华人,系为镇压乱党,纯属内部正常事务,中国政府无权干涉。

这一答复传开后,激起各界更大义愤,反葡声浪遍及大江南北。孙中山指示伍廷芳宣告中外:我军政府决以强硬态度,积极办理此案,绝不退步,直至采取最后必要手段。根据孙中山的指令,军政府海军部又调“广贞”、“广亨”、“永翔”三舰,严阵以待,只等总统令下,便可进军澳门,完成收回澳门、保护我同胞的神圣使命。

澳葡当局终作让步

澳葡当局大为紧张,急忙增加关闸兵力,紧急挖掘工事,构筑炮台,又急电已驶往上海的军舰“毕地利亚”号火速南下。

为试探广东军政府的决心,6月13日,一队葡兵乘汽艇侵入湾仔,我军发出警告劝其退出,葡军置若罔闻,并开枪挑衅。严阵以待的我陆海官兵奋起反击,将葡军赶下海去。6月15日,葡军又出动飞机越界侦察,我军猛烈开火,敌机仓皇逃遁。

正当广东军政府将以武力收回澳门时,事发不测——1922年6月15日深夜,早有反意的广东军政府陆军部长陈炯明,发动了武装叛乱,包围总统府,炮轰孙中山住所。孙中山化装脱离险境,在“永丰舰”上指挥战斗,与叛军鏖战50余日后,北去上海组织人马征讨逆军。陈炯明的叛变,使澳葡当局逃过一劫,收回澳门的难逢良机丧失了。

然而,澳门同胞的斗争并没有中止,内地各界的声援也在继续。10月底,北京政府在舆论的一再呼吁下,照会葡萄牙公使,就“五二九”血案进行交涉,口气颇为强硬。

澳门同胞要求回归、全国人民要求收回澳门的呼声,极大地震撼了葡萄牙政府;加上澳葡当局已被长时间的“三罢”折腾得焦头烂额,再也撑不下去。为恢复生产,稳定局面,澳葡当局不得不开始与公团领袖们谈判,最终答应:向死难者家属与受伤者发放抚恤金,取消乱党名目,允许各公团重新活动。

陆茂清《党员文摘》